

<建安十七年秋>

# 荀先生得了一種不低頭就會死的病，三名醫生各自開出了自己的藥方，但荀先生發現低頭不過是另一種死亡。

人物：

荀彧：五十歲，謀臣

曹操：五十七歲，名義上的丞相，實際上的皇帝

董昭：五十六歲，謀臣

學生：二十二歲，荀彧學生

士兵甲乙、通報者以畫外音形式出現，

（注，畫外音可以是錄音，亦可令臨時演員繞到觀眾席後如此重複。或者也歡迎更多更有創意的表現方式）

燈光僅代表個人意見，如果不適配場地，或者有更好的想法，也歡迎更改。

一

（燈全暗）

兵卒 A：（漸強的畫外音）宵禁時分，請勿出入，違者軍法處置。

兵卒 B：（更強的畫外音）丞相軍至壽春，實施宵禁。非經許可出入街道者，視同江東奸細！

兵卒 A：（最強的畫外音）宵禁時分，請勿出入，違者軍法處置。

兵卒 B：（最強的畫外音）丞相軍至壽春，實施宵禁。非經許可出入街道者，視同江東奸細！

兵卒 A：（漸弱的畫外音）宵禁時分，請勿出入，違者軍法處置。

兵卒 B：（漸弱、逐漸靜音的畫外音）丞相軍至壽春，實施宵禁。非經許可出入街道者，視同江東奸細！

（等待三秒後，燈亮，照在舞台中央的荀彧）

（在擺著曹荀二人曾經信件的書桌前，正在寫信的荀彧劇烈的咳嗽起來）

（學生帶著包裹，自右舞台小跑進場，將包裹放在桌上。照料荀彧，把茶水給他。荀彧飲過茶水，咳嗽稍停，短暫沈默後，學生開口）

學生：先生……再上表吧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荀彧：（蒼涼搖頭，手中寫字不停）到了如今，上表已然無用了……

學生：先生……丞相如此，定是董諫議使讒言……

荀彧：（打斷）無須多言。

（短沈默後，荀彧態度軟化，摸了摸學生的頭）

荀彧：你跟我學習……多久了？

（學生一愣）

學生：從建安十三年先生收留我開始……四年了。

荀彧：四年了啊……好快……

（短沈默）

荀彧：穎川那……可有包裹送來？

學生：（猶豫片刻，拿起包裹，呈給荀彧，略有顫抖的開口）先生……許都那裡有包裹來，說是本要從穎川寄到許都，不想先生當時已經到譙縣，又轉寄了一趟……

荀彧：嗯，放到床頭吧。

（學生鄭重的顫抖著，拿著包裹放到病床床頭，荀彧注意到學生的異常，停筆）

荀彧：怎麼了？

學生：（遲疑）沒什麼……

荀彧：無事便好，有什麼事，千萬別忘了來和我說。

（短沈默，學生握拳）

（荀彧終於寫完信，將信件收入袖中）

荀彧：這些天舟車勞頓辛苦了。功課可有落下？

學生：今日剛讀完論語之泰伯篇……

荀彧：（似是考較，又似是喃喃自語）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……

學生：（接上）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

（短沈默）

荀彧：不錯，敏而好學……不過夜幕將臨，也早些歇息吧？

（學生點頭，輕輕退場）

（荀彧開始查看信件，查看到一半開始劇烈咳嗽）

通報人：（畫外音）曹公蒞臨。

（學生自右舞台上場，隨後慌張的小跑過來找荀彧）

學生：先生……曹公……蒞臨……已於庭院等候……（越說越遲疑，到最後近乎是用盡胸腔所有空氣般乾澀的說）

荀彧：（咳完，勉強理順氣）如今幾時？

學生：亥時，亥時一刻。

荀彧：（閉眼）丞相此時登門……（自嘲地笑了）……且替我迎丞相入內吧……

（學生快走去右舞台迎接曹操，荀彧整理儀容。最後以整理胸前衣衫，以手撫胸，將氣調順為終，隨後掙扎起身到桌椅）

（學生迎曹操到桌椅後，微躬，拱手告退，退後幾步後待命）

荀彧：（拱手）丞相深夜前來，荀彧惶恐至極，只是怨或有恙在身，不便下拜……

（曹操掃視一圈，最後留在荀彧身上，以一種詭異的溫和拱手回禮）

曹操：無妨。只是，將為帝平賊，再往東南，相見無期。便想，再來看文若一眼。

荀彧：只是，彧再不能跟隨丞相了。

曹操：（上前，攙扶著荀彧，看似服侍，實則是強迫的將其請至座位）那今夜便不再談軍務。（詭異的溫暖的笑）你我且以字號相稱，可乎？

（荀彧閉眼，略作思考，隨後睜眼）

（短沈默）

荀彧：（吸一口氣，像是下定某種決心般的）也罷，便與孟德一敘吧。

（荀彧對學生使眼色，學生接收後便從自右舞台下場。臨走時，擔憂地看了兩人一眼，再輕柔、緩慢下台。曹操亦入座）

（學生走後，兩人相對無言）

（沈默）

（曹操看著桌上的信件，泯唇，隨後微笑，手指輕輕撫上信件）

曹操：這些信件……操還可再閱否？

荀彧：孟德若願再憶舊夢，就且自便吧。

（曹操輕輕拿了頂上的一張，查看，隨後放下信件，一笑）

曹操：這麥穗……是文若在官渡缺糧時，為勉勵我，而勾勒出的吧？想當初，文若總拿高祖之事勉勵在下呢。

（荀彧充耳不聞，沒有反應）

（沈默）

曹操：想不到文若竟將信件，保留至今？

荀彧：聊以慰藉罷了。

（沈默，曹操抓住另外一張，沈默的抽回，信緣擦在桌上，發出刺耳的聲響）

曹操：文若的字難得如此潦草，果然是在兗州險地寫的吧？（曹操又放下了信）當時我差點以為無家可歸了，幸得文若相助，操方有歸途。

荀彧：不過份內之事。

曹操：（停頓一下）操之退路，全仰仗文若行這份內之事。

荀彧：孟德行軍，原來也知道退嗎？

（沈默，曹操抓住一封，略端倪後甩到桌上，手抓著桌子，身體前傾）

曹操：（彷彿審訊般的）這封？

（荀彧瞥了一眼）

荀彧：不過是與兄長臨別時相贈的。

曹操：令兄……文若當年離友若而去，卻為何留此書信？是了，文若欲留此書信，待袁紹入許都時，便可與兄長再續前緣吧？

荀彧：孟德！袁紹難興漢室，故彧棄袁而投公，從此與兄長再不相見。唯見此信，如見其人。彧安能不留？（停頓）何況昔日官渡大戰，曹公自將所有通敵書信一筆勾消。曹公能容天下人之背叛，卻容不下一封家書嗎？

（沈默，曹操好像審視荀彧一樣）

曹操：（突然大笑）文若真乃君子也！

（不等荀彧反應，曹操起身）

曹操：（邊走邊說，走下舞台繞過桌子，再繞過荀彧，在上舞台（荀彧左後方）停下）不過，文若可還記得子房先生？留侯雖為韓人，得遇高祖，而有高祖之誅暴秦，定群寇，縱橫天下，成大丈夫之志。

荀彧：留侯得遇漢高祖，就扶漢之偉業。彧恐九泉之下，難對留侯。

曹操：（彎腰對著荀彧說）如無你我二人，漢庭安在？

荀彧：（悲戚近乎決絕的）丞相……..

（停頓，荀彧平靜了下來，曹操好像被震住了）

荀彧：生食漢祿，死為漢臣。（平靜得彷彿在說太陽從東邊升起）

（荀彧想再開口，突然劇烈的咳嗽起來。身體回正。咳完時，手帕已經染血）

曹操：（突然的慌亂，原本在身邊的突然退了一兩步）文若！……

（沈默，曹操慢慢繞上舞台回到座位，荀彧正襟危坐，看著曹操）

曹操：文若……

荀彧：殺其父，封其子，其子非人也則可。

（沈默）

曹操：文若……

（荀彧抓起桌上信件，用力的，臉上表情不變）

（曹操留在原地略平復心情，沈默）

（曹操平復完心情後站起，拱手訣別，有些遲疑的往右舞台而去）

（臨下台，曹操整理衣衫）

曹操：（背台）文若，公仁前些日子上書，說要代我探望令君。（停頓，荀彧輕輕的放下信件，似乎輕嘆了一聲，正襟危坐）我准他明日，我出征後，再來。（停頓，隨後以複雜的心情開口）相見無期，文若……珍重……

（說罷，曹操原地站立了一瞬。隨後好像鬆了口氣，又好像逃離般的，再也不留戀，大踏步退場）

荀彧：孟德……

（學生進場，荀彧收拾起心情）

學生：先生，夜深了。

荀彧：嗯，你也休息吧。今日真是辛苦了。

（學生退場）

（燈暗）

（黑暗中，荀彧慢慢地走到床邊，邊走邊說）

荀彧：孟德……今夜來訪……足可見……你我之間……舊情難斷（下定決心般的）孟德，你派董公仁來訪，必是為要誅我之心。只是既然你仍念舊情，我便還有機會放手一搏……我定能挫敗董昭，把年輕的你找回來……

（荀彧走到床邊，瞥見床頭的包裹）

荀彧：這個包裹，我不需要了。

（荀彧將包裹慢慢的放進床底下，隨後坐上床板，正襟危坐）

兵卒 A：（隱隱約約的畫外音）宵禁時分，請勿出入，違者軍法處置。

兵卒 B：（隱隱約約的畫外音）丞相軍至壽春，實施宵禁。非經許可出入街道者，視同江東奸細！

（沈默三十秒）

二

(燈亮，荀彧仍正襟危坐在床上)

通報人：(畫外音)董諫議求見。

(學生自右舞台進場)

學生：先生，董諫議求見……(遲疑)可要我婉拒？

(荀彧清醒堅定的搖了搖頭)

荀彧：(有種大敵當前般的亢奮)讓董公仁進來吧。

(學生往右舞台退場，隨後帶領董昭前來與走到桌椅旁的荀彧相會)

董昭：諫議大夫董昭拜見荀令君。(拱手)

荀彧：董諫議別來無恙？(拱手)

董昭：昭奉丞相之命，前來慰問令君，既帶丞相口諭，難免有軍機大事在中，還請令君，稍事避嫌才好。

(學生擔憂、絕望的看了荀彧一眼，荀彧上下審視董昭，略作思考，輕輕點頭，學生自下舞台繞過董昭，將自右舞台下場)

董昭：(在學生到了背後，對荀彧說)對了。

(學生身形一凝)

董昭：丞相另有準備禮品慰問令君，既然令君抱恙，古語云「有事弟子服其勞」，便吩咐徒弟去取吧？

(詭異停頓)

荀彧：丞相好意，卻之不恭了。

(學生繼續下場)

(董昭走到荀彧附近)

(二人點頭致意，相繼入座)

董昭：昭自是別來無恙。只是聽聞令君抱疾，遙想當年官渡之役，軍政糧草，皆賴令君，而令君安然。今日天下初定，令君卻一病不起，不免傷心難過，便上請丞相，前來探望。

荀彧：(冷冷的)董諫議雖有貴人相助，仍不忘舊人，真是令彧十分感動。

(停頓)

董昭：同僚一場，這也是應有之義。(停頓)何況丞相昔日對令君多有提攜扶持，今日，自更憂心令君之疾。

荀彧：不過久病殘軀罷了，不值丞相關心。丞相應更關心「國事」才是。

董昭：令君昔日與丞相起兵，終成如今之霸業。丞相今日，皆因令君之功。何來不值關心？（停頓）丞相常言，如今天下未定，正是有賴令君之時。令君卻一病不起，真真是天不佑漢……

荀彧：天若佑漢，豈有丞相建功之機？

（董昭面色不改）

董昭：（將一隻手放到桌上，微微前傾）昔日商得伊尹，漢得霍光，此二人皆起於主庸國危，而撥亂反正。豈可言商、漢失天命乎？

荀彧：（正襟危坐）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廢昌邑，而此二人皆止臣禮。人臣之極，莫過博陸「侯」。

董昭：（將另一隻手也放到桌上，前傾更甚）呂望、周公皆輔周於興時，猶得受封為公。丞相與令君起兵於衰微之時，克復中原，力挽狂瀾。雖周公呂望何能及也？稱公之事，古已有之，今日不過復古而已，令君家學荀子，理應更知古聖之意！

荀彧：（以手扶桌緣，身體同樣前傾）漢丞相理應恪守臣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況乎僭越稱公之事，非止失德。此等大節，董諫議不可不慎。

董昭：令君此言差矣，國建五爵九錫，自是以封賞功臣。曹公蕩平定亂，功蓋天下，為臣子之率！（站起，以雙手撐桌）若不封賞，豈不是要寒了天下人臣的心了？

荀彧：（乾淨利落站起）王莽本秉謙遜，然受封上公九錫，便殺平帝，建新朝。此風萬不得開。

（董昭笑容稍滯，隨後笑著搖頭，慢慢坐下。荀彧見狀，也緩緩坐下）

董昭：（待荀彧坐下）令君志慮忠純，字字珠璣，昭深感欽佩——只是，令君可還記得近日的童謠？「旬上生草，鏽盡金刀，禾女遇鬼，漢水不流」。令君，孩童都知，這金刀劉家的江山，可是令君這旬上生草弄鏽的。禾女遇鬼而成的魏，在天下人眼中，可是由令君奠基。

荀彧：（強作鎮定）不過有心人操弄罷了。

董昭：（突然流露出一點同情）是了，確是有心人操弄。只是，令君可知那有心人是誰嗎？（停頓，隨即輕描淡寫地繼續，手指說到關鍵字時輕點桌面）昭前幾日調查此事，發現並非是江東細作，而是與「楊」公「文先」相交甚密的狂生。自然，昭自己「處理」了幾名狂徒（停頓）。

（荀彧突然輕咳，董昭身體回正，靜待荀彧咳完）

董昭：只是，以此觀之，在「漢臣」眼中，令君與我等，也並無不同。令君又何必去與這些處理不完的狂生為伍呢？（停頓，看著荀彧心神失守）何況，曹丞相只止於國公。若無丞相，則孫權、張魯、馬超等輩，恐怕都要稱王稱帝了！屆時——令君，你守的漢室，又在何處呢？

荀彧：（強收心神，還擊）今日稱公，明日呢？丞相昔日言稱漢征西將軍足矣，今日呢？

董昭：令君豈不聞論功行賞之說？丞相少時，賊不過黃巾、董卓。而後群雄並起，天下紛亂。丞相敗中原群雄，自當稱公受錫。

荀彧：而待到會獵江東，自當封王，再待到山河一統，則江山已改姓為曹了。

（停頓）

董昭：（抬手）在天下人眼中，皆拜令君所賜。

（沈默，董昭慢慢將手收回）

董昭：怨我直言，曹公江山，半賴令君。曹公霸業，也早與令君骨肉相連，分割不開了。

荀彧：我助曹公，惟願匡扶漢室，定漢室之江山。

董昭：可論跡，令君定的是曹公的江山。

（沈默，荀彧強作鎮定）

董昭：（再次站起，扶著桌子，身體前傾）令君，在世俗眼中。閣下與丞相，早已不分彼此了。令君再決絕，在世人眼中，也無非是與丞相唱戲罷了。

（荀彧心神開始徹底失守，而董昭亦越說越起勁）

董昭：（離席，開始遊走說話）天下人記不得令君的初心，只會記載兗州到今日，令君為曹公竭智盡力，籌備糧草、鞏固內政、舉薦人才。（停頓）令君心中，每為漢室出一份力，則只是在史官，在天下人眼中，多添一筆為魏國建的功！（停頓，回到座位，保持站立）

（荀彧完全愣住了）

董昭：令君，就算你今日與丞相劃清界線。大漢純臣的身後名，也已然不保了。令君亦知天命靡常之理。（停頓）

（荀彧閉眼思考）

董昭：不若再隨曹公，猶為開國功臣，魏之子房。（入座，疲憊的笑了笑，流露出異常真誠的同情）令君，你我都已年逾知命了。這命數如何，也都該知曉了。你我都再打不動了。

（董昭說著，閉眼搖頭，荀彧也在此時思考完畢，幾乎同時搖頭）

董昭：不若就認命了吧。（真誠的，有些憐惜的看了看荀彧）令君，知命之年，也當知己，還請令君捫心自問——令君昔日隨丞相起兵，所為，也是解民倒懸，而非漢皇。故有驅虎吞狼之除劉備，奉天討逆之虛天子。可見令君也非是食古不化，只為一人虛名之腐儒，如今又何苦要淪落入他們之列？為天下安定計，便再輔曹公，有何不可？（停頓）

（荀彧的手顫顫巍巍的扶上了桌子，董昭視若無睹）

董昭：何況，潁川荀氏、河南士人，也需要荀侍中遮風擋雨。以必然不得之漢臣虛名，換得子房美譽，家族茂盛。不亦可乎？

（荀彧扶著桌子，直起了身，吸一口氣）

荀彧：（悲愴，決絕的說）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

（董昭一愣）

荀彧：這世上，還有比家族、比名譽更重要的東西。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輔。可兵強馬壯並非美德！（停頓）倘若天下人都不認同修行德行，不認同禮義道德，反推崇陰謀詭計，惟力是恃。那華夏與蠻夷，又有何區分？

（停頓）

（董昭低下了頭，隨後低聲不屑的笑了）

荀彧：我荀彧如今已是朽木之軀。但我願以此朽木為舟，載天子，載天下正道，去尋方寸淨土，得以堂堂正正的站立著！董公仁，我且奉勸你一句。軍力能贏一時，贏不了永久。權謀能擊敗一切，唯獨擊敗不了天底下仁人志士心中，那些對美好的追求！

（董昭抬起頭，愣愣的看著荀彧）

（沈默）

（荀彧坐回座位上）

荀彧：董諫議如果還有要事相商，便請說吧。

（董昭突然了然的一笑，似是悲憫，似是嘲弄）

董昭：無事，且言盡於此。算算時間，丞相的禮品，也差不多該送來了。

（學生敲門）

荀彧：請進。

（學生上場，手上拿著盒子，走上舞台到桌邊，將盒子放在桌上，在一旁站立。董昭起身，拱手）

董昭：荀令君，丞相心意，便在這小食盒中。還請，細細品味。（嘲弄與同情夾雜的笑）

荀彧：（閉目養神）或有恙在身，不便相送，還請見諒……

（董昭最後一拱手，告退，退場，自左舞台下場）

（董昭退場後，短沈默）

（荀彧打開盒子，學生能勉強窺見空盒。但荀彧強行不改面色）

荀彧：（強忍內心情感，盡量平靜的說）為我備酒！

（學生流露出不忍，往右舞台下台。荀彧在學生背過身後面色變換，彷彿在空盒子中，看到了昔日與孟德起兵立志匡扶漢室，看到了昨夜孟德來看的最後一眼，看到了現實的情義，也看到了自己一生匡扶漢室的理想）

（學生退場，荀彧看到學生退場，千百情緒，凝作悽愴和瞭然，大笑起來）

荀彧：（笑完後輕輕搖頭）孟德，這就是你的「心意」嗎？（停頓）原來，在如今的你眼中，過去的情義，今日的漢室，都已然空空如也了嗎？

（沈默）

荀彧：（自嘲地笑了）也罷，這一方空棺，也大得，能讓我不彎不折的安歇了……

（荀彧把食盒放到平靜地擺到桌子正中央，站立一旁，平靜卻果決地笑了）

（學生準備好酒，敲門）

荀彧：進來吧，我有話跟你說。

（學生顫抖得過來，手上拿著被吩咐要準備的酒，放到桌上）

荀彧：這些年跟我學習，你的學問已有小成了。（從袖中拿出信件）我昨夜已修書一封，且持此信，去關中尋鐘司隸吧。我託他為你的仕途鋪路……（荀彧還有話要說，學生卻突然跪下，荀彧便暫停）

學生：（遲疑）先生……我有一事要說……

荀彧：何事？

學生：（在荀彧身邊跪下，懇切如呼喚父母）先生……請原諒我……

荀彧：（不自覺的掐緊信件）怎麼了？

學生：那個包裹，我掉包過了。您床頭的那個包裹中，沒有毒藥。

（沈默，荀彧將信件放到桌上）

學生：先生，漢室還需要您，還需要您的有用之身.....

荀彧：（平靜的）孟德心意已決，活著的荀彧已經再也勸不住他了。

（沈默）

學生：荀氏一族，也還需要您.....

荀彧：公達妙計百出，我走後，他定能處理好一切。最多艱苦些———可想我穎川荀氏，承先祖荀卿教誨，區區艱苦又算得了什麼。

（沈默）

學生：先生，您常以漢初三傑教導我。昔日留侯事敗於博浪坡，兵仙受胯下之辱，而二人皆忍辱求生，方才得遇高祖。先生，漢室還需要您，還需要您的有用之.....

荀彧：（打斷）夠了！

學生：（無視荀彧）先生，荊州劉備有扶漢之志，此時往南方去，為時未晚。夫子年愈六十仍周遊列國。先生方至知命之年，正是踐行天命之年.....

荀彧：（再次打斷）孟德待我不薄，背主之事，休要再提！

學生：（不管不顧的回嘴）孟夫子曾言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丞相不念舊情，先生又何必為其效死？

荀彧：（轉身）孟德並非不念舊情。只是，魏公的朝廷，容不下一個漢臣.....

（沈默）

學生：既然如此，先生亦可效法伯夷叔齊。縱無漢祿可食，亦可隱居山林之間，以漢家野果果腹，與清風猿鶴相伴，.如此，也並不違對漢室之忠義（停頓）

（荀彧似乎有所觸動，望向遠方，懷想）

學生：丞相既然念舊情，只要先生不為孫劉等人所用，想必為了舊情和朝堂的穩定，也只會對外宣稱說先生死於憂慮吧？孔夫子曾言，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」，隱居避世亦不失為賢人之道.....

（荀彧出神）

學生：（見荀彧沒有回應，磕頭）先生！請您逃出去吧……

荀彧：（回過神來，慢慢的轉身，好像用一生來做好決定要重新面對學生一樣。荀彧回看學生，悲傷卻平靜）我逃不出去。

學生：（堅定回答）我雖然只是一介白身，但得盟先生也略知忠義二字。願即帶先生出城，若來人追殺，也願效仿紀信代漢高祖詐降故事，掩護先生逃走。

（荀彧夾雜著欣慰和悲傷，短沈默後，輕輕的搖頭）

荀彧：孟德賜我以空盒，我只能以氣節填滿。

（學生愣住了）

荀彧：昔日紂王失道，比干以死相諫，此為對丞相之臣節；楚襄失國，屈原以身殉國，此為對漢室之臣節。且讓我以命殉諫，並守二節罷。

學生：先生，縱比干、屈原之賢，以死盡忠，亦不能改變敗亡……

荀彧：（打斷）丞相並非桀紂之君，故友以死相諫，定能……勸阻一二。

（沈默）

學生：（被複雜的情緒淹沒）先生……

荀彧：把真的包裹還回來吧。

（沈默，學生從懷中拿出包裹，還給荀彧，荀彧接過包裹，將信件從桌上拿起）

荀彧：去尋元常吧，記著，日後為官，留在關中也好，去往許都也好，投奔鄴城也好。只是你一定要記住這八個字（停頓，鎮重的說）「有所不為，勿愧食祿」……

學生：（接過信件，克制住情緒，最後一拜）學生……記下了……

（學生退場，臨走時，又深深回看一眼，像是要將荀彧記在心裡，隨後自左舞台下場）

（荀彧將新包裹中的毒投入酒中）

（燈暗）

（在黑暗中，荀彧帶著酒站了起來，到了右舞台，拉開鏡子的簾子（發出很大的聲音沒有問題），開始整理好衣衫，隨後，一道白光打在他的身上）

荀彧：（喃喃自語）君子死，而冠不免。（停頓）孟德……這是我能給你，給漢室，最後的禮物了！

(荀彧右手撐著鏡，將毒酒送至唇邊，停頓片刻，一飲而盡，身體開始無力)

(燈光閃爍)

(年輕時的曹操自右舞台走進來，年輕、有活力、真誠，走向左舞台，邊走邊說，另一道冷白光打在他的身上)

曹操：待得再造漢室，征西將軍曹操定與文若歸隱，共覽漢家江山！

(荀彧微微一震，亦哭亦笑，腰板挺直，慢慢地坐倒。曹操自左舞台下台)

(曹操下場後三秒，燈亮，獨照荀彧)

(五秒的完全沈默)

(燈暗)

-----另一個結局-----

(燈暗)

(在黑暗中，荀彧帶著酒站了起來，到了右舞台，拉開鏡子的簾子(發出很大的聲音沒有問題)，開始整理好衣衫)

(燈亮，照著荀彧，荀彧獨照鏡子)

荀彧：(喃喃自語)君子死，而冠不免。(停頓)孟德……這是我能給你，給漢室，最後的禮物了！

(全部燈亮)

(年輕時的曹操自右舞台走進來，年輕、有活力、真誠，走向左舞台，邊走邊說)

曹操：待得再造漢室，征西將軍曹操定與文若歸隱，共覽漢家江山！

(荀彧微微一震，無力的身體垂下，腰板挺直的坐倒)

(曹操彎下了腰，將荀彧扶起，荀彧輕飄飄的站了起來，二人攜手下台，自左舞台出去)

曹操：(在舞台下)董賊暴亂，恨我友軍各圖其利，未能誅之.....

荀彧：(同樣在舞台下，逐漸遠去)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亂終，無能為也。

(全部燈暗)

(等待三秒後，全部燈亮，舞台上空無一人。)

